

我和苏步青先生的一段诗翰情缘

胡炳生

苏步青(1902-2003)先生,中国当代杰出的数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上海复旦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我与先生无缘得见,是一大遗憾。但是我却与先生有过5年的诗翰交往,至今保存有先生七封亲笔书信和其他文字、条幅,然亦大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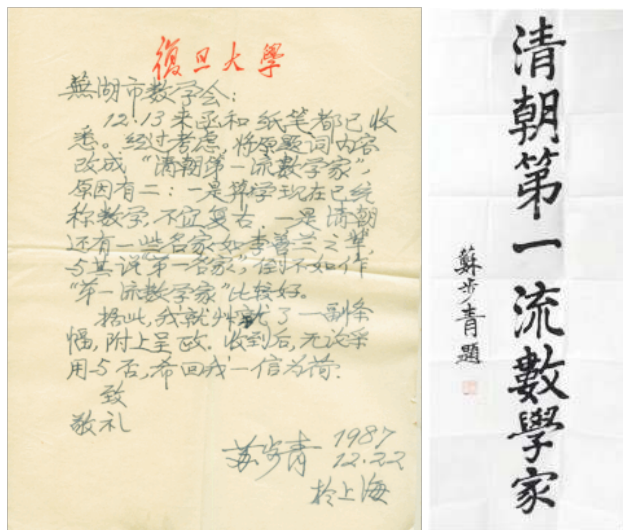
苏步青先生七封亲笔书信影

2012年10月,在全国第二届数学文化论坛(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上,遇到《数学文化》主编汤涛博士,谈起此事,他觉得有必要把苏老谈文化、谈诗的文字公之于众,这是一件有价值也很有意思的事情。于是我检点旧存,将苏老寄我的所有书信、条幅以及其他文字手稿,收集在一起,整理和复印,并加以说明,与大家分享,好让数学界同仁以及其他文化教育界朋友了解苏老的文化观念以及他对数学与文化特别是与诗词等文学形式的看法。我想,这对于全面认识苏老,了解数学与文化的关系,数学与诗词的关系,不无帮助。因此,我愿意将这段我与苏翁的诗翰情缘和苏翁七封亲笔书信,首次展示于此。

我与苏老的交往,应从1985年全国第二次数学史年会说起。这次年会在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师范大学召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我国数学界的学术会议。在会议快结束,讨论下

届年会开会地点时,我提出:下届年会可在安徽召开,同时纪念清代安徽著名数学家梅文鼎诞生355周年。大家表示认可,并将此建议写入会议纪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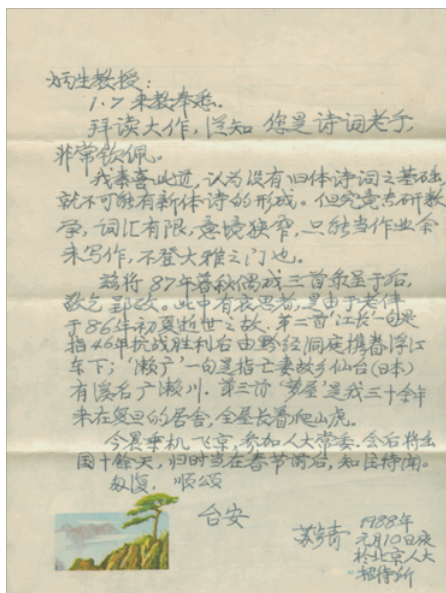
在筹备纪念梅文鼎会议过程中,宣城市政府决定要建立梅文鼎纪念馆,征集全国数学界和文化界专家、名人的书画文字,以光馆藏,并要我请苏步青教授为纪念馆书写条幅。因为我并不认识苏老,也从没有过交往,于是我就以芜湖市数学学会(是时我为该会秘书长)和安徽师范大学数学系的名义,于1987年12月13日致函请苏老为梅文鼎纪念馆题词,并试拟了几个文稿供他参考。很快,就收到苏老的回函,并对我们原拟订的题词文稿进行了改动,还说明了改动的原因。这不但体现了苏老的严谨,而且还表明他对清代数学史与梅文鼎本人有很好的了解。第一封信的原文及所题词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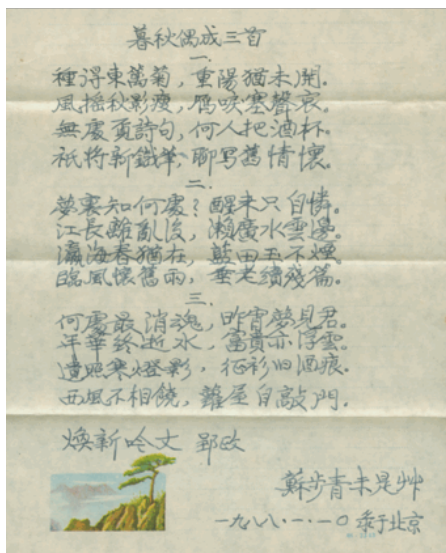
我收信后及时复信表示感谢,并将苏老题词转交宣城市梅文鼎纪念馆。因为这是我以个人名义写的信,为了使苏老了解,我便加了一段话,说“我与先生有同好,除了数学以外还爱好古典诗词”,并将我的近作诗词稿选出数首,抄出附在信中寄出,请他指教。哪知,很快又得到苏老热情回信,并对我的诗词稿加以表扬,说我是“诗词老手”,

真愧不敢当。他还把他悼念亡故夫人的新作七律三首抄寄于我，我感到既兴奋又意外。这三首七律情意真切，清冷空幽，的为上乘佳作；这使我深切知道，苏老确为文理兼通的大家。

这封回信是苏老赴京参加人大常委会期间于人大招待所写就。对我这样一个不认识的普通教师，他竟如此地真诚，如此地认真，给我及时回信。这更使我深深折服于苏老为人、为学的高尚品德，深厚的文化修养。这封信的原件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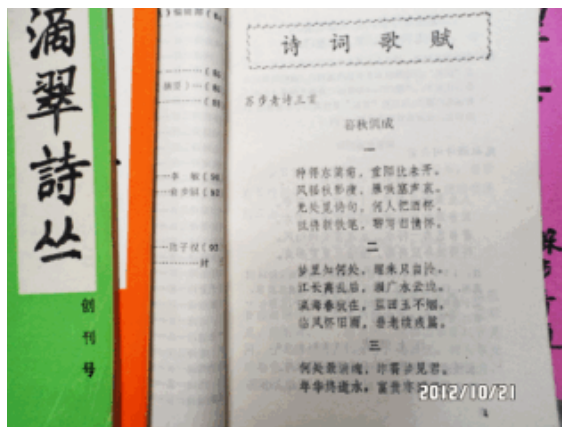


所附《暮秋偶成》七律三首如后：



苏老这三首诗稿，后交芜湖诗词学会会刊《滴翠诗丛》编辑部，并在该刊上发表。

这里还要附带说明：该诗刊的刊名题词也是请苏老题写的，并一直用到现在。



但是，苏老的第一幅题词没有写赠予单位（梅文鼎纪念馆）和题写时间（年、月），送到宣城后，文化局领导说这很遗憾，能否请苏老重写一幅，补上这个遗憾？为此，我又将此意写信给苏老，请他考虑，能否重新再写一幅，注明赠予单位和题写时间。同时。我又附上我写的关于宣城敬亭山的两首词。

哪知，此时苏老已到北京开会，信是复旦大学转送到北京交给他的。他怕我着急，就在北京会议期间抽空复信。说明情况：北京没有纸笔，条幅书写要等回上海再写。多么认真，多么令人感动！

